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基诺族普米族 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基诺族普米族 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修订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105 - 08746 - 4

I. 基… II. 中… III. ①基诺族—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云南省②普米族—
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云南省 IV. K28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796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mzchs.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351 千字

印数: 00001—2000 册 定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746 - 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总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德洙(朝鲜族)

副主任：吴仕民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春(回族)

石玉刚(苗族)

刘明哲(黎族)

贡保甲(藏族)

李明金(苗族)

杨志杰(回族)

张宝岩

陈乐齐(侗族)

罗黎明(壮族)

钟小毛(畲族)

舒展(满族)

谭建祥(土家族)

陈改户

马玉芬(回族)

曲伟

刘宝明(彝族)

李文亮

杨丰陌(满族)

肖晓军

阿迪雅(蒙古族)

武翠英

赵学义(满族)

禹宾熙(朝鲜族)

谢玉杰

铁木尔(蒙古族)

王德靖(土家族)

刘志勇

孙宏开

李秀英(瑶族)

杨圣敏(回族)

张忠孝(回族)

陈理(土家族)

罗布江村(藏族)

胡祥华(土家族)

贺忠德(锡伯族)

雷振扬

办公室主任：陈乐齐(兼)

副主任：朴永日(朝鲜族)

成员：李锡娟

丁蔷

孙国明(蒙古族)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杨圣敏(回族)

副主任：王建民

成 员：(姓氏笔画排序)

丁 宏(回族)

王建民

方 铁

李晓斌(白族)

吴福环

张 跃

潘守永

潘守永

马 戎(回族)

王希隆

白振声(满族)

许宪隆(回族)

苏发祥(藏族)

揣振宇

马建钊(回族)

王文长

李绍明(土家族)

曲庆彪

杨圣敏(回族)

黄有福(朝鲜族)

办公室：潘守永(兼)

徐姗姗(回族)

黄镇邦(布依族)

王剑利

陈雨蕉

莫晓波(瑶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修订再版总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 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 1958 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 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 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 402 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 1958 年启动至 1991 年基本完成，历时 30 多年，涉及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 400 多个编写组，1760 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 30 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甘肃省委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修订再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对关心、支持修订再版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以及所有热心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2007年12月

目 录

上 篇 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3)
一、自然环境、人口分布与族源族称	(4)
二、历史发展的考察	(10)
三、“刀耕火种”山地农业经济	(41)
四、成年礼、父系家庭与长老制	(50)
五、文化习俗	(74)

下 篇 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兰坪、宁蒗两县普米族社会调查	(83)
一、地理人口	(83)
二、历史	(87)
三、语言文字	(88)
四、经济	(88)
五、社会组织	(98)
六、风俗习惯	(104)
七、宗教信仰	(117)
宁蒗县永宁区托甸乡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报告	(125)
一、自然地理和历史概述	(125)
二、经济	(129)
三、政治情况	(155)
四、家庭和婚姻	(163)
五、社会习俗	(170)
六、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	(174)
永宁温泉乡普米族婚丧习俗调查	(180)
一、本民族迁徙历史传说	(180)
二、家庭社会经济职能	(181)
三、婚姻情况	(185)

四、丧 葬	(191)
五、节 庆	(192)
宁蒗县红桥区翠培乡普米族社会历史调查	(194)
一、历史概况	(194)
二、生产方式	(195)
三、反抗斗争	(199)
四、宗教、丧葬和婚姻	(200)
后 记	(202)
修订后记	(203)

上 篇

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调查整理：杜玉亭

【说明】 《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是根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1980年的决定进行编写的。这一资料的完成是长时间调查的结果。

笔者对基诺族的调查研究始于1958年末，那次同行的是云南群众艺术馆的金国富同志（彝族，已去世），任务是民族识别。1959年初又带着此任务去基诺山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民族识别的问题未能解决。笔者第三次去基诺山考察是1977年参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时，邀请参加该编写组的四川、贵州、北京的同志联合对基诺族进行民族识别，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四川的尚理（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吴德让（原四川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冯元蔚（原西南民院民语系主任，彝族）、伍精忠（彝族）、张光显（彝族）、李绍明（土家族）、王家佑，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周自强、易谋远，民族所的王景阳、赵树勳，云南民院的盖兴之等二十几位同志。根据这个联合调查组的讨论意见，由本人执笔写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国务院于1979年6月6日正式确认基诺族为我国的一个单一民族。1979年，笔者第四次对基诺族考察是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胡德平同志同行的，他在一个多月的调查期间，在基诺族历史发展特点等许多问题上，曾给本人以许多启迪。

30年来的十余次调查中，陪同和帮助笔者调查过的有基诺族的泽白、标利、李志纯、沙车、白佳林、白腊腰、车白、白腊者等同志，佤族的马二同志，傣族的郑纯祥同志，汉族的何菊生、李莉同志等，他们与笔者共同调查了基诺族的绝大部分村寨，访问过的人次数以百计。基诺族知名长老巴亚寨老叭白腊腰，参加过1942年大起义的英雄人物巴卡寨阿四，以及巴亚寨的车阿、沙先、沙塞、沙车，札果寨的不腊切，巴卡寨的盲人不腊杰，亚诺寨的腰子等许多知名长者，曾与作者多次长时间座谈，为基诺族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宝贵材料。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马曜教授和办公室副主任朱德普同志，在资料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帮助。

在这一调查报告即将出版之际，特向以上给本人以多方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同时还应说明，这一资料是对基诺族丰富的文化宝库的初步总结，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继续发掘。望关心基诺族社会历史的同志指正。

1988年10月16日

一、自然环境、人口分布与族源族称

(一) 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

基诺族是1979年6月被国务院正式确认的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基诺,过去又习称或书写为“攸乐”,这是对基诺族自称的音译异字。1979年前由于基诺族还未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无作为一个族体的统计数字。据1958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生产文化站的统计,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共有1062户,6025人,其中基诺族959户,占总户数的90.31%,5556人,占总人数的92.21%。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基诺族共有11966人,其中8566人聚居在基诺山——1988年改为景洪县基诺民族乡。在景洪县的勐旺乡、勐养乡、橄榄坝乡、大渡岗乡,勐腊县的象明乡、勐仑乡,也有少数基诺族散居,其中人数较为集中的是勐旺乡补远村,这里共有基诺族1000余人。

基诺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尚未定。基诺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位于景洪县东部,南界勐罕乡,西临勐养乡,北接大渡岗乡(以上三乡属景洪县),东连勐腊县的勐仑乡。总面积622.9平方千米。基诺山既是一个行政区——基诺民族乡,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区。基诺山属横断山系,无量山脉末梢的中小丘陵,版纳以北的热带山区,地理坐标为:北纬 $21^{\circ}59'$ ~ $22^{\circ}12'$,东经 $101^{\circ}04'$ ~ $101^{\circ}08'$ 。澜沧江与勐仑江相夹,深度切割,山峦起伏。全境以亚诺山最高,海拔1691米,小黑江岸最低,海拔575米。境内有小黑江、少妞河、公洋河、亚诺河等许多河流。基诺山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8°C ,最热月均气温为 25°C ,最冷月均气温为 13°C 。年降雨量约1400毫米。每年5~9月为雨季,7~8月为盛雨期,此一季节占全年降雨量的85%左右,其他月份则为干季。土壤系紫色沉积砂岩和季雨林条件下发育的赤红壤,土质颇厚,湿润肥沃。山地植物随山势呈垂直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为热带季雨林,海拔1000米以上为热带常绿阔叶林,这里是西双版纳重要的植物和动物宝库。

基诺山是一个完全的山区,没有平坝。传统的粮食作物是早稻、苞谷、豆类。1958年后在河谷边地开出了少量水田,开始生产水稻。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普洱茶的一大产区,生产茶叶的历史很悠久,棉花、紫梗亦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二) 族源的传说和史实

我国史籍浩如烟海,它不仅详细记述了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许多史实,但见于汉文的有关基诺族的记载,主要是道光《云南通志》第187卷“种人”条下的两条材料:

《宁洱县采访》:三撮毛,即罗黑派,其俗与摆夷、楚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衣筒裙。男以红黑藤蔑缠腰及手足。发留左、中、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谓左为爹嫫留,右为本命留者。以捕猎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

《伯麟图说》:种茶好猎。薙发作三髻,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属思茅有之。

这两条史料着重描绘的是作为“种人”即族类之一的三撮毛的来由。三撮毛不仅类似罗黑——今拉祜族，而且与“摆夷”、“掸人”——今傣族与白族相近。至于“男勤耕作，妇女任力”和“种茶好猎”的记录，更是方志中的套语，难以从中断定族别，加之“三撮毛”居住在四至达数千里的思茅厅（见道光《云南通志》第136卷），所以，只凭这两条模棱两可的史料，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三撮毛”落实为基诺山的基诺族。正是作者1958年实地考察时，发现基诺族男子头顶仍留着三撮头发，才将这三撮毛与仍有此俗的基诺族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恰是这两条史料的可贵之处。

尽管这唯一的可资证明基诺族称谓的三撮毛，并非成为一种民族称谓，无论基诺族自己还是附近其他民族，都不以这一由发式标志命名的记载作为民族的族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三撮毛为“种人”的记载虽未流行，这条记载中的“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即三国时的诸葛亮到过基诺山，三撮毛中的中间一撮是为孔明而留的，却成为基诺族族源的一种传说。

据说基诺族的祖先是跟着南征的孔明来到基诺山的，但这些随从孔明南征北战的战士在疲累中一觉醒来后，孔明的军队已在天未亮时离开，基诺人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了孔明，但孔明已经不再收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向孔明乞求生路，于是孔明便将茶籽丢给他们，并说：你们好生种茶就会有饭吃。因此，基诺人就学会了种茶，成了被孔明丢落的人。又说，孔明临行前还丢下自己的帽子，命基诺人照其帽子的式样搭屋而居，所以基诺族竹楼近似传统戏剧中的孔明帽。这一传说，不仅在附近的汉族中流传，而且一些村寨的与代表车里县政府的汉族统治人物接触的部分长老，如巴卡寨的阿四，巴亚寨的保长白腊约等，在1958年时都曾向笔者谈过这一传说。根据这一传说和与“基诺”二字谐音的汉语“丢落”二字，不仅成为基诺族的来源，而且成为基诺族的族称。

类似汉族的孔明丢落的故事，亦见于傣文记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局的刀兴平先生（傣族）曾将已故州政协委员召应忠先生著的《西双版纳基诺族简史》（傣文手写本）的有关基诺族族源部分译成汉文交给本人，其开宗明义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基诺族是叭比沙怒领到西双版纳来的，行程中在今基诺山过夜，这个基诺战士起床较晚，叭比沙怒起得早。基诺战士起床后找不到叭比沙怒，不知叭比沙怒的去向，被丢落在基诺山，因此就叫基诺族。

傣族这一有关基诺族族源和族称的记述，基本情节和汉族的传说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将汉族的孔明换成傣族的叭比沙怒而已。这传说从汉族转借的痕迹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借用汉语的丢落二字与基诺相谐音时，竟没有用傣语加工改造，就把汉语的丢落与基诺直接连接起来。

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传说的来历，是值得研究的。诸葛亮是三国时的杰出人物，人们对他的传颂不仅反映了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而且是对其聪明才智的敬仰。少数民族中有关孔明的传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团结的史影，这都是事实。但是，把基诺族族源追溯到孔明南征丢落的军队，却不是事实。因为诸葛亮南征中最远只到过滇池一带，绝未到过西双版纳基诺族居住的基诺山。这一点，是无疑的。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诸葛亮时代绝无他到过西双版纳的任何记载，可是在诸葛亮死后的1500余年，即在近百年的方志中，与孔明到过基诺山——“曾至其地”相呼应，什么“孔明山”、“孔明

塔”、“诸葛营”、“祭风台”、“祭锣洞”等有关孔明的古迹，都在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出现，甚至包括基诺山在内的普洱茶的六大茶山的名字，也与孔明联系了起来，而且还描绘得相当具体。如光绪《普洱府志》卷49“古迹”中，就具体记载了孔明留在六大茶山的遗物：

六大茶山遗器〔旧云南通志〕：俱在城（思茅）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即基诺山），置铤子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为名其山。

孔明山〔旧云南通志〕，在攸乐（即基诺山）北三百里大川原旁，曰孔明寄箭处，有石碑，传为孔明碑。

这些关于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记载，也如口头传说一样具体，且是白纸黑字为证，似又多了一层根据，但这也并非历史事实，因为孔明并未到过西双版纳。

至于基诺族的竹楼是根据孔明丢下的帽子仿制之说，亦属他族附会，因为基诺族居住的干栏式竹楼由来已久，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铸器上已有模型，足见竹楼早在孔明南征的数百年乃至更早以前就已存在，绝非孔明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基诺族有竹楼是由其女祖先所创造的传说，竹楼的第二台叫“蹈比”，是仿照其女祖小北阿嫫的围腰制成的，与孔明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记载中的孔明山，不仅旧志记载里有“孔明寄箭处”、“孔明碑”，而且有关传说及由此而生的文字中还说，孔明山上有“孔明庙”，就是这里供奉的神是基诺族视为神灵的孔明，等等。既然基诺族的族源族称与孔明山的关系如此之大，笔者就同几个基诺族朋友一道花几天时间跋涉到孔明山考察。但孔明山上并无孔明庙，只有一个观音庙，能证明此事的是至今仍留在观音庙的三通碑文：

（1）咸丰五年（1855年）的《重修观音庙记》。

因有些字迹漫漶，可看清者有以下字样：

从来自古创立神庙，保护一方，□□□不意一方有□匪，地方荒废，□□□
各项功德银□十二千文，咸丰五年□□□二月建。

（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重修观音庙功德碑记》。

这一刻有“以垂永久”四字横额的功德碑，在记载了四十四位施主捐银的数量后说：

以上四十四桩共捐功德银四十二两三钱五分，一出做观音菩萨金身，修理工□，二共银二十五两七钱一分。连跑账在内实存银十七两六钱四分，交值年会长收执。河西县石匠普联清做功德碑一同（通），刻字四百二十七，每百合银八钱二，共合银四两四钱二分，与做功德。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二月十九日立。

（3）第三通石碑建于观音庙下之普陀岩脚，亦是功德碑，其立碑时间在民国，因为所捐之银已不是两，而是元，其字样是：